

随笔

绿城杂俎

### 烟雨南湖

柴清玉

我对嘉兴和嘉兴南湖，有着深情的向往之情。

26年前，我曾经与嘉兴和嘉兴南湖有过一次匆匆的相见。城不大，似乎还有些冷清。青绿的稻田里，粉黛黛瓦，充满一种清丽的江南情调。因行色匆匆，除了南湖红船在心底留下的深深记忆，对嘉兴对南湖的印象后来都淡忘了。

今年又一次来到了嘉兴，嘉兴大了，高了，也更美了。沪杭铁路，嘉苏、申嘉湖、杭浦高速公路，以及以嘉兴为北桥头堡的杭州湾跨海大桥，把嘉兴变成了沪苏杭这个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最快、最具活力的长江三角洲的中心地带。比之蒸蒸日上的经济社会发展宏图，她远近闻名的嘉兴粽子和南湖菱角，已是不遑多论了。

我到嘉兴，带有一种敬仰、朝圣的心情。稍具中国革命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最终是在嘉兴南湖完成的。

南湖湖心岛的岸边，停泊着一艘被称为红船的游船，是1959年根据党的一大参加者董必武同志的回忆，按照当年一大乘坐的游船原样复制的。这艘游船成为到嘉兴的人一定要看的，说“不看南湖红船，就没有真正到过嘉兴”一点也不为过。

南湖位于嘉兴市区的东南，是一片平静秀美的水面。记得26年前湖的周围还是农舍和田园，如今一栋栋高层建筑已历历在目。我忧虑越来越多的现代化建筑破坏了南湖的美丽安详，却又为嘉兴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而激动不已。

去嘉兴前，我看过一些相关的资料。曹聚仁的《万里行记》称南湖“广一百二十顷，可是弯弯曲曲有三十六湾之称”。资料还介绍早在三国时期，史书就有关于南湖的记载，称之为陆涓池，又称马场湖。南湖分为东湖和西湖，两湖相连形似鸳鸯交颈，加之古时常有鸳鸯栖息，所以又叫鸳鸯湖。宋代以后，南湖与杭州西湖、绍兴东湖并称为浙江三大名湖，是文人骚客和游人的向往之地。由此我想，正是当年湖面游船来往不绝，为党的一大在游船上顺利召开提供了安全保障。

南湖中间湖心岛浓浓的绿色和盛开的繁花中，始建于五代时期的烟雨楼傲然屹立。匾额上“烟雨楼”三个大字是董必武同志所书，笔力遒劲，功力深厚。登上烟雨楼，极目远眺，碧波荡漾的湖面尽收眼底，鳞次栉比、充满生机活力的嘉兴新城区跃然眼前。

1991年，为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70周年，嘉兴人民自发集资340万元修建了南湖革命纪念馆。纪念馆位于南湖之滨，与湖心岛岸边的红船隔湖相望，面积1980平方米，平面呈铁锤镰刀交叉的党徽形状。纪念馆入口上方，由邓小平同志题写的馆名熠熠生辉。馆内陈列着反映党的创建和辉煌历程的珍贵文物和图片。听着解说员饱含深情的解说，我再一次沉浸在对壮怀激烈的革命史事的缅怀之中，想到董必武同志1964年重访南湖时写下的著名诗篇：“革命声传画舫中，诞生共党庆工农，重来正值清明节，烟雨迷蒙访旧踪。”在纪念馆的留言簿上，我写下了“任何艰难险阻，都阻挡不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从南湖出发的革命航船破浪前行，扬帆远航。”

在漯河许慎文化园，有一条黑色大理石汉字大道，设计雕刻精细，用不同字体、书体，按时十个阶段由古及今依次排列，展现了8000年来汉字演变发展的过程。既表达了汉字文化的历史悠久，又形象地反映出汉字的博大精深。置身其间，思绪绵绵，感慨唏嘘。

我国有五千年的历史。然而有文字记载的史书文献，也不过两千余年之久。幸亏先人后来创造了文字，又发明了造纸、印刷术，要不然，何谈我们的悠久历史和文化？所以，追溯中华民族文明史，离不开学习研究汉字的发展史，也离不开创造汉字的两位重要人物——仓颉和许慎。

仓颉，据传说是黄帝的史官。由于他创造出甲骨文字，改变了原始的结绳记事历史，因而被称为“造字圣人”。

对于仓颉造字，历来有各种传说。一种说法是：黄帝统一华夏之后，尚无文字，只能采用结绳方法，但记事极其不便。于是，黄帝命史官仓颉想法造字。仓颉奉命在当时的清水河南岸一个高台上，搭建房屋专事造字。他日思夜想，注意观察自然界的各种事物，尤其是日、月、星、云、山、河、湖、海，以及各种飞禽走兽、应用器物的形状和特征，并模仿比划，造出了28个象形字，得到黄帝认可……为纪念仓颉造字之功，后人把河南新郑城南仓颉造字的地方称作“凤凰衔书台”。

另一种说法是：据《帝王世纪》载，黄帝史官仓颉一次随帝南巡，行至如今的陕西省洛南县，并在保安镇登上阳虚山。在山上，仓颉仰望日月星辰，

## 敬畏造字圣贤

慎廷凯

低头看兽蹄鸟迹，由此突发灵感，创造出中国第一代古文字——象形文字，共28个。

其实汉字的诞生，并非一人一手之功，而是先民们长期累积发展的结果。荀子认为，仓颉是一个因集中使用文字而摸它的规律，从而整理了文字的专家。所以，学术界一般认为，在汉字从原始的文字过渡到较为规范的文字的过程中，仓颉起到了独特的作用。鲁迅先生在《门外谈》中也曾说过，汉字当然不可能是仓颉一个人创造出来的，而是由许许多多的像仓颉这样的人慢慢丰富起来的。

东汉时期，汉字得以规范，研究汉字逐渐形成一门学问，创立了汉民族风格的文献语言学。这一巨大嬗变，应当归功于当时的经学大师、文字学家许慎。

《后汉书·文苑传》记载，许慎是东汉著名经学家、文字学家，当时的汝南郡召陵县（今属漯河市召陵区）人。他原本做官，相当于县令一级，官虽不大，却衣食无忧。而他却淡泊做官，辞官回乡专心编著《说文解字》。他说：“文字者，经艺之本，王政之始，前人所以垂后，后人所以识古。故曰本立而道生，知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。”他为此花费了二十二年心血，将搜集到大量的小篆、古文、籀文资料，以广博的经学知识为基础，根据“六书”条例，分门别类，精心整理，终于编纂出鸿篇巨著——《说文解字》，创立了我国汉民族风格的文献语言学。所以说，许慎被称为“字书鼻祖”，是当之无愧的。

然而在上个世纪，有一种说法：“汉字笔画复

杂、难写、难学、难记，不如改为字母简便易学，将汉字废弃。”就连有的文学名家也著文说：“方块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，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、病菌都潜伏在里面，倘不首先除去它，结果只有自己死。”此话简直有些耸人听闻！然而这一观点遭到了广大学者和国人的强烈反对，认为汉字是中国独特的一种文化，其形声义俱全，信息量远远大于拼音文字，汉语又整齐灵动，特别适宜于表达一种微妙、诗意的感情，一些普通的字句，往往联结着久远的文化底蕴，废除汉字等于割断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，因此汉字绝对不应废除，相反应当继续发展。

年纪稍大的人，都忘了上个世纪日寇入侵东北后，为实现“大东亚”帝国的野心，曾强令青少年学生放弃学习汉字语文，改学日语语文。同样他们在占领台湾后，也企图废除汉字，欲将日文作为官方文字。这正是日寇险恶用心的步骤：如欲消灭一个国家，必须先毁灭其文化，当然包括废除其语言文字，从而斩断其文化历史传播的工具。此次拜谒字圣许慎故里，参观有关许慎的历史文化遗迹，使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，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里，只有我们中国的文化是始终没有间断过地传承下来，也只有我们的“汉字”是世界上唯一的古代一直演变过来没有间断过的文字形式。所以，到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数典忘祖，不仅不能丢掉自己宝贵的文化遗产，而且不可肆意使用和亵渎汉字文化。特别是新闻出版和网络传媒从业者，应当守土有责，以实际行动维护汉字文化的尊严和纯洁。



轮回系列之三 李刚 摄影

散文

### 闲话石榴

梁凌

世上再没有一种红，像石榴花那么恣肆、泼辣、明艳。

汪曾祺笔下的小英子，发髻上一边插石榴花，一边插栀子花，一红一白，好看得很。

杜牧在《山石榴》中写道：“一朵佳人玉钗上，只疑烧却翠云鬟。”看，头发都快烧了。

唐代的两个女人跟石榴分不开。

一是武则天，她在感业寺给当皇上的旧情人写信：“看朱成碧思纷纷，憔悴支离为忆君。不信比来常下泪，开箱验取石榴裙。”然后，她被接回宫，再然后，唐朝被她的石榴裙掀翻，变成大周。

还有个女子是杨玉环，据说她爱穿石榴红的衣，除了爱吃荔枝，还爱吃石榴。大臣们对她很不满，不愿意给她施礼，皇帝便下令，不跪贵妃者以欺君之罪

论处。众臣无奈，只得纷纷下跪到她石榴裙下。这一跪，唐朝一下子“天倾西北，地陷东南！”再往后，霓裳羽衣惊破，一个锦绣盛唐，骨碌地往下滚。

以唐为证，石榴红是很矛盾的色彩。一方面，它是小女儿一低头的娇羞，是绝代佳人风月无边的温柔。另一面，它又决不屈服，它霸气，抢眼，有冲击力，有排山倒海之势。

新版《三国》里，把石榴红穿得最相称的，是孙尚香。刘备走进洞房，见刀枪剑戟森森。再一看，床上端坐个石榴红的女人，蒙着石榴红的盖头。刘备正纳闷，瞥见石榴红飞将过来，要对他一剑封喉。洞房里好一场厮杀，英气霸气都在石榴红里。

烟花妖娆，石榴的样子却有点憨。肚大，圆滚滚地笑着，飘着两坨高原红。

新书架

### 《玛格丽特小镇》

王敏

加·泽文，美国作家、电影剧本编剧。她的第八部小说《岛上书店》在2014年以最高票数，获选美国独立书商选书第一名。加·泽文的新作《玛格丽特小镇》讲了这么一个故事——

有一座玛格丽特小镇，镇上有一间叫玛格丽特的房子，房子里住着六个玛格丽特。她们分别是7岁的玛格丽特，17岁的玛格丽特，24岁的玛格丽特，35岁的玛格丽特，52岁的玛格丽特和77岁的玛格丽特。她们是同一个人又不是同一个人。一个深爱玛格丽特的男人，来到小镇上的第一天就迷失了，他倾尽一生去了解他深爱的玛格丽特。作者构思了一个惊喜、温暖又富有深意的故事，讲透了爱情的本质。爱一个女人一生，意味着你要去爱一个少女、一个少女、一个忙碌碌的中年妇女，以及一个唠唠叨叨的老太太。玛格丽特小镇，是一切爱情故事的开始，也是一切故事的结局。毫不夸张地说，《玛格丽特小镇》是一部写尽了爱情的小说，提醒我们爱情和生命都通常有尽头，永远不要浪费时间。把你生命中所有的力量都拿去好好地爱吧。

心却剔透。石榴籽像一捧眼泪，来自大观园里，白的，粉的，红的，还有人把它做成石榴酒，真成了“千红一窟，万艳同悲”。

是桃花雪杏花雨，“噗噗”落到同一个塘子里。是清晨荷叶上的露珠，滚到一起便不再分开。

是周天子分封诸侯，一张薄薄的、蜂窝状的膜，把天下数分，一分一个诸侯，都是王子王孙。当你剥开它，细瞧天下大势，一张嘴，一口一个诸侯，一掰一块封地，三下五除二，转眼间山河已吞，天下尽在腹中。

石榴虽好吃，吃起来却比较麻烦，得有耐心。汪曾祺先生以为，食石榴是件得不偿失的事，吃了满把的石榴子，结果吐出来的都是渣。

不过，心气浮躁的人，根本不必吃石榴。我私下里把石榴叫作“水果瓜子”，吃这种瓜子，要的就是心闲。

倘有一日心闲，又恰逢明月清风，唤上喜欢的人，在溪边并肩而坐，听虫声蛙声风声唧唧啾啾，一搭没一搭地唠着嗑，一粒粒，慢条斯理地嚼着石榴，夜深了，人困了，石榴也吃完了，然后晃悠悠地回家，不是很好吗？

阅汉堂记



张健莹

### 骆驼的眼睛

见到它已是一个残件，仅一个骆驼头部、颈部。近20厘米高，想来这匹骆驼起码有80厘米的身高了。它是南北朝的一个陶俑，灰陶质。

两汉时已有陶驼，以后的魏晋以至唐朝越来越多，有了丝绸之路，骆驼是不可或缺的运输工具，当时是“非驼难入漠”。把汉唐带到世界的，把世界带到汉唐的，都是骆驼。骆驼成了财富的象征。把成百上千的骆驼入葬，承载着唐人希冀骆驼驮来财富的愿望。

看这驼头，嘴半张着，不似大多唐三彩的仰天长啸，动态十足，倒像是长途跋涉后的小憩或是默默前行。它那眼睛，没有愤怒，也不圆整，看到的是吃苦耐劳的心甘情愿，或者是不动声色的满目善良。

想到了陶俑中的牛、马、羊、兔。

牛的眼睛是满目忠厚，从来都是低头做事；马的眼睛是满目坚毅，千难万险也是通途；羊的眼睛是满目怜爱，连“咩——”的叫声也让人心疼；兔子那双眼睛满目灵动，时时处处向人示爱。

或许可以这样总结，食草动物的眼睛都很善良，没有一双是凶巴巴的、恶狠狠的、霸道的、狡诈的。即使没有逐一地专门去看牛、马、羊、兔、骆驼，想想陶制动物俑们一目了然了。

是这些食草动物本来就善良吧？

是制作他们的工匠善良吧？当然，再善良的心也要有好手艺才能做得出表达出善良的心愿，才能做出这一双双善良的眼睛。

### 夏雨

潘新日

夏雨织就十里烟云  
尖叫的蝉掀开雨帘  
领走门口一树树的风

村子老得像一张旧纸片  
长夜，被闪电撕开  
露出童年，露出茅屋、小路和远山

那个曾领我回家的雨滴  
粉身碎骨时  
也不忘顺着老家的屋檐叫醒河流

雨点击打着乡愁  
路灯照亮了异乡的尘世  
却照不亮老家花开了的生活

一个人的村庄里，母亲  
正和落雨一起，化成  
来年芭蕉叶上的一滴清露

## 连载



我就很开心了。

“可即使是这么一个小小的愿望，我都不能实现。这些年来，我在这圈子里接触了太多人，看到太多悲剧，每一次都让我元气大伤。曾经一位古董铺老板，有一件心爱的成化内府斗彩莲足盘，反右那年，一个人为了表现自己积极上进，勇于批判腐朽文化，

当众生生给摔碎了。这成化莲足盘全世界只有五件，留在国内的只有一件，可从那以后，一件都没有了，想看就只能出国看。我在清华的一位老师，他一辈子精研瓷器，自己收藏了一百多件，个个都是精品。结果六六年破四旧，被“西纠”抄家，红卫兵们进来叮叮咣咣，砸碎了好多，老师当场被活活气死。剩下的收藏，全被扔在不知哪里的仓库蒙尘。等到八十年代平反之后，老师的后人费尽一辆卡车运回老家。结果那司机为了腾地方拉私货，利欲熏心，擅自挪动包装，在车上装了好多杂物。等拉到地方一看，那些瓷器已经被磕碰得成了一堆碎片——我当时赶到现场，也差点和老师一样被气死，大病了一场。

“这些事不是一场两次，而是无数次，周而复始。不是毁于政治，就是毁于贪婪；不是毁于无知，就是毁于自大。人的罪孽，结果却要这些无辜的瓷器来承担。我从一开始的伤心到愤怒，从愤怒到绝望。懂得审视的人太多了，这些精品永远都在历经劫难。战乱时渡劫，和平时还是渡劫。政治运动时渡劫，经济发展也渡劫。我去过日本的几个博物馆，有公立的，有私立的，人家那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和精心收藏的用心，国内几乎看不到。是！那些藏品好多都是日本人在民国时从中国掠夺走的，可不掠夺得走，东西就彻底毁了，没了！所以文物应该是超越国家和时代的，用一时的政治去划分所有权，根本就是错误！其他都不重要，存续才是最根本的事！”

这是老朝奉的论调，我再熟悉不过。郑教授越说越兴奋，从一开始的畏缩愧疚，逐渐变得狂热起来。他不再依靠墙壁，站直了身子前倾，双目兴奋地张大，手臂不时挥动，好像在作演讲似的。

合。

“满口谬论！”我批评道。郑教授看了我一眼，忽然道：“你以为你爷爷许一城，为什么要把佛头送去日本？”

我一怔，怎么忽然扯到佛头案去了？可这个问题问得很好，我自己也一直有疑惑。我爷爷当年为了阻止日本人盗宝，把性命都赔上去了，可最后佛头还是被木户有三带回了日本，这一切似乎是徒劳无功。

郑教授道：“因为他知道，在当时的中国，就算留下玉佛头也保不住。而送去日本的话，以日本人的做事风格，一定会把佛头好好地保留下来。许一城在佛头外故意包上一层假壳，目的就是让日本人误以为是赝品，掉以轻心，他日回归中国时也容易些。

“你看，连许一城这样的人物，都认为日本保护文物比中国更靠谱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可惜许一城的民族主义还是中毒太深，总惦记着佛头回归中国，才多此一举搞什么包玉之术。直接留在日本，岂不是更好！”